

喻世明言



喻世明言

上

冯梦龙 编

许政扬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喻世明言(共两册)

YUSHI MINGY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44千字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2 插页8

1968年4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0次印刷

印数 738901—758900

ISBN 7-02-000752-5/I·738 定价 21.05 元

全像古今小說

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其有一人一事可
資談笑者猶雜劇之於傳奇不可偏廢也本齋購得
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爲初刻云

天許齋藏板

古今小說一刻總目

綠天館主人評次

第一卷

蕭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四卷

閒雲菴阮三償冤債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銀媪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兒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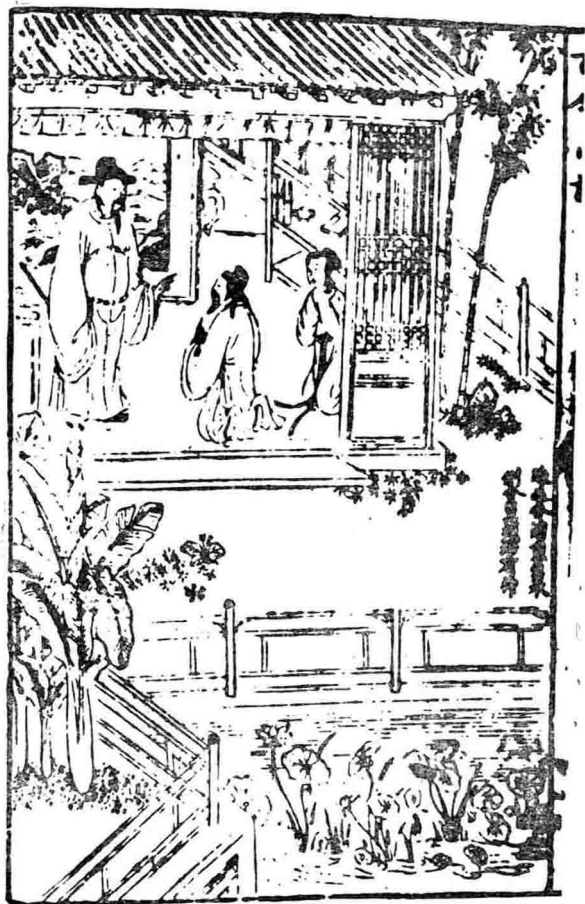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古今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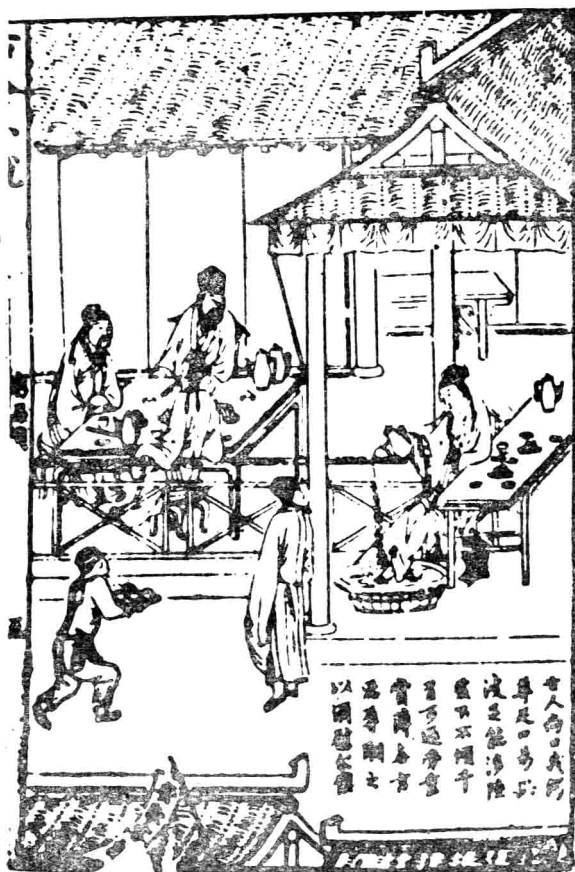
總目

明天許齋刻本《古今小說》總目



珠还合浦重生采，剑合丰城倍有神。

(第一卷)



世人尚口，吾独尊足。口易兴波，足能涉陆。
 处下不倾，千里可逐。劳重赏薄，无言忍辱。
 酬之以酒，慰尔仆仆。

(第五卷)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

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第十二卷)



三年辛苦在申陽
恩愛夫妻痛斷腸

三年辛苦在申陽，恩愛夫妻痛斷腸。

(第二十卷)



金獅子大鬧莫稽

(第二十七卷)



沈青霞酒灌嚴世蕃

(第四十卷)

前 言

宋代以后民间白话小说的勃兴，把古典小说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思想艺术的高度。为了说明这一点，人们不仅可以举出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辉煌的巨著来，而且也必然要提到那些我们通常称之为“话本”的优秀的短篇小说。这种通俗短篇小说，在其出现的初期，显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它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像山地里的野花一样自生自灭着。只是由于明代的一些爱好者的热心搜罗、整理和编刻，许多作品才能最后免于湮没。

在这一方面，冯梦龙的劳绩是尤其值得我们感谢的。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明吴县人。他是崇祯三年的贡生，曾经做过寿宁县的知县。《苏州府志》称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卷八十一《人物》引《江南通志》）。他留下来的一些诗文，和研究《春秋》的著述如《春秋衡库》等，也许可以为这几句话作证。但是冯梦龙的名字之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显得重要，却并不是由于他擅长诗文，精通经学，而是由于他在明代俗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曾经收集民歌俗曲，编成专书。作为一个戏曲作家，他创作和改编的传奇多达十余种。此外，他还致力于通俗小说的写作和整理。他改写过《新列国志》，为罗贯中的《平妖传》作过增补。而他所纂辑的“三言”，则是古代白

话短篇小说的三部最丰富、最重要的选集。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书的总称。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古今小说》，也即“三言”中的《喻世明言》的初版本。《恒言》刊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通言》刊于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古今小说》的出版，又早于两书。三部选集虽非同时刻成，但是它们的编印，却无疑是一个有计划的工作。传本《古今小说》扉页上有书铺天许斋的三行题识，中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而本书目录之前，也题“古今小说一刻”。这不只说明继这部“初刻”或“一刻”之后必将有二刻和三刻继续问世，而且也使我们明白了，“古今小说”四字本来是编者给自己编纂的几个通俗小说选集所拟定的一个总名。但是，当《古今小说一刻》增补再版的时候，书名却改成了《喻世明言》；而等到二刻、三刻正式出书时，它们也各各有了自己的名称：《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这样，《古今小说》对于后来的读者，也就无异于《喻世明言》的一个异名了。

《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遗留给我们的古代短篇小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正如有些人所形容的那样，它们是话本小说的宝库。每书四十卷，每卷一篇，“三言”总共收有小说一百二十篇。就这一种流传于今本来无多的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而论，一百二十篇已经可以看作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了。自然，人们之所以珍视这三个集子，除了其中的小说在数量上非常可观之外，也还因为这里所选的，一般都是长期以来脍炙人口和艺术上较为成功的作品。明末的另一位著名小说作家凌濛初曾经

有过这样的评论：

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如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比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拍案惊奇序》）

可见，冯梦龙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大量采录宋元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还进行了一次审慎的去芜存精的遴选工作。只须拿《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冯氏的书中没有入选的，大部分是一些比较平庸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三言”还不是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的全集，但是历来流传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实际上几乎已经网罗无遗了。

《古今小说》四十篇，也是自宋至明长时期中的产物。虽然我们现已很难一一正确指出它们中间每一篇产生的具体时代，但是其中有些篇章，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大致可以肯定是宋元旧篇。另外一些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滕大尹鬼断家私》、《杨八老越国奇逢》、《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游酆都胡母迪吟诗》、《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则系明代的新作。和《通言》、《恒言》一起，这部选集显示了古代民间的文学家们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杰出的艺术才能，同时也具体地反映出了宋、元、明之间话本小说的不断发展。

通俗白话小说，渊源于古代民间艺人的讲说故事——说话。

说话一艺虽在唐时已经萌芽，但是它的盛行却始于宋代。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造成了都市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在那些人稠物穰的大都市中，孵育着一种具有特殊色彩的当时称为“瓦舍伎艺”的平民艺术，说话也和瓦舍众伎一起繁盛起来。说话的艺人称为说话人，说话人敷演故事的脚本，叫做话本。“说话”的“话”是“故事”的意思，原来并不专指小说。但说话所说，既是故事，他们的脚本，自然也称为话本。说话分四家，其中之一叫作“小说”，“小说”家的话本，流传下来，也就是最初的通俗短篇小说了。

宋代说话的发展规模是十分惊人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瓦舍中著名的“小说”艺人，还仅李慥等六人，但到南宋时，临安的“小说”家，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所举，则达到了将近六十人。他们在说话中锻炼出了一种精湛的口头艺术的技巧，“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艺人小张四郎可以一辈子守着北瓦中一个勾栏表演，不用挪移地方（《西湖老人繁胜录》）。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南宋时代“小说”说话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广大市民中所受到的热烈的欢迎。

关于宋代以后作为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的发展，我们缺乏系统的文献材料。但是从一些零星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这种艺术在元代和明代的民间仍然广泛地流行着。元夏伯和《青楼集》载当时妓女时小童，“善调话，即世之所谓小说”。“调”是“演”的意思。如宋赵令畤《侯鯖录》说元稹《莺莺传》流布极广，“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调说，意即演说，讲说。元曲《隔江斗智》

中也称弄百戏为“调百戏”。所以调话实际即是说话。夏伯和还提到时的养女，“亦有舌辨”。“舌辨”乃说话的别名，见《梦梁录》。此外，《辍耕录》记至正间有胡仲彬在杭州勾栏中演说野史。“野史”，往往也指短篇小说^①。至于明代，说话一般叫作说书或评话^②。明代初年有评话艺人张良才，因为擅写了一个教坊司的招子，被明太祖活活溺死（刘辰《国初事迹》）。都穆《谈纂》也载“京师瞽人真六，善说评话”。其事虽属不经，但明代评话的流行，则可以概见了。

民间说话艺术的丰富，也表现在它的体裁的变化多彩上。宋代说话人曾用鼓子词来演唱小说，明代的艺人更普遍地采取着讲唱文学的形式，包括词话、淘真、道情等。在明代，学习这些样式来弹唱故事的多半是盲人，它们流行的地区遍及南北，而且还深入到农村中去。

《古今小说》各篇，有的直称“小说”（《简帖僧》、《李秀卿》），有的叫作“说话”（《金钗钿》、《新桥市》）或“话本”（《史弘肇》、《汪信之》、《月明和尚》），也有标明为“词话”的（如《珍珠衫》）。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体会到这些作品和民间讲唱故事之间的联系。有些作品还为这种联系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史弘肇》中说：“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金钗钿》一开头也说明本篇是“老郎相

① 《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原系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这里的“野史”即指短篇小说。

② “评话”并非讲史的专称，它也包括短篇的小说。如《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又第十七卷《钝秀才一朝交泰》：“听在下说这段评话。”都指短篇故事。

传的说话”。《史弘肇》是一个宋代的话本，因此作品中所谓“京师老郎”，自然是对东京的“小说”人的一种称呼。《金钗钏》入话的事件发生在元代，至于正传所演，乃是一个明代的故事。则此处所谓“老郎”，多分是指明代的民间艺人了。由此可知，《古今小说》四十篇中，包含着不少艺人传习之本，宋元的作品如此，明代的作品也不例外。

话本小说的作者，固然主要是那些瓦舍勾栏中的艺人，但是文人参与这方面的创作，也并非很晚才发生的事情。民间说话，依靠着它艺术上的魅力，不仅替自己在群众中开辟出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同时也非常自然地吸引一批有修养的文人到这一艺术创作的领域中来。从宋代开始，民间艺人和文人间就已出现了名为“书会”的一种组织。书会的成员，所谓“书会先生”，把自己的才能献给了他们热爱的各种民间伎艺，其中自然也有“小说”。元代的杂剧作家陆显之曾作过《好儿赵正》话本；《好儿赵正》大概就是《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罗烨《醉翁谈录》已有著录，作“赵正激恼京师”；可见这原是宋元说话中的一个流行的故事。陆显之的作品，也许是根据旧本改编的。另一元曲家金仁杰，在创作《东窗事犯》杂剧的同时，还编有同名的小说（郎瑛《七修类稿》）。“三言”的编者冯梦龙也曾作过短篇小说，今天能够知道的有《老门生》。虽然我们找不到具体的证据来判断《古今小说》中是否也收着冯氏自己的作品，但其中许多话本都经过他的润色乃至改写，这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了。

无论艺人或文人的作品，它们最初都是为了瓦舍勾栏的讲唱而编写的，如同杂剧是为了舞台搬演而编写的一样。瓦舍勾